述朱質疑

述朱質疑卷之十一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記朱子紹興己卯辭免召命

朱子自釋褐後主同安簿歸奉祠家居高宗紹興己卯用輔臣薦召詣行在不赴行狀謂言路有托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是固然矣然細味朱子荅黃樞密祖舜書及送胡籍溪先生詩其用意深微似尚不止於是也高宗自南渡後偏安不振猶曰始誤於汪黃繼誤於秦檜耳迨檜死於紹興乙亥高宗既深悉其奸矣乃其偏安不振之念曾未嘗少異於平昔觀其閒孫道

夫南侵之言則貶知綿州閻進士梁勛舉兵之言則竄於遠州聞張魏公數年之後必求賽用兵之言則安置永州聞王綸恭順之言則擢同知樞密院事是高宗始終無中原之志也其時元臣宿將無如張魏公劉武穆二人雖以胡憲魏良臣陳俊卿之薦而終不能釋然於積毀之傷付之以廟閫之重任而沈該万俟卨魏道弼湯思退王綸諸人更進迭用是高宗始終之不能用賢也後采石之捷實因完顏亮之內亂而僥倖成功耳非眞下詔親征及諸將相之力也同時胡籍溪先生亦以正字召將行朱子送之詩曰執我仇仇詎我知漫將行止驗天機猿鶩

崔總渾閒事只恐先生袞手歸深惜籍溪先生之赴召而已不赴之意悠然可會於言外矣

書紹興壬午封事隆興癸未垂拱殿奏劄後

朱子一生學問以讀書窮理爲入道之門謹守大學格致誠正次第自少至老無異壬午癸未朱子年纔三十三四歲首發明大學格致之訓以勗孝宗然則謂朱子四十以前捐書絕學與禪陸合者妄也後來作學庸章句序極力發揮皆不外封劄首章之義入對時延平尚存延平卒於癸未十月朱子十一月六日入對尚未聞延平之訃大學或問以延平格致之說非呂謝游楊所能及故奏劄之末復申

明之蓋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天顏咫尺敢自昧其淵原乎年譜義朱子垂拱之對用李先生三綱不立義利不分之說是第二劄第三劄所云不知第一劄即用李先生之說至於中庸序之意以格致屬惟精以誠正屬惟一封事以格物致知屬精一正心誠意屬執中者則前此未定之說也

朱子第二劄諄諄以勵志為說是探本窮源之論蓋事莫大於立志即以為學而論必斷然見聖人之必可為而有舍此皆不屑為之志然後艱苦刻厲可徐圖格致誠正之功又如世之忠臣烈士必斷然見君父之不可負而有就鼎鑊甘刀鋸之志然後可以直言極諫致命遂志以成其仁況圖復中原苟非廟堂

君相協力同心，念念存臥薪之危，時時有嘗膽之苦，不爲一切旁議所阻，不以一豪他務見奪，晨興夜寐，孜孜講求者，無非實倉廩、儲邊備、選將帥、勵士卒、親君子、遠小人之念，何以能號召忠義而銳然中興乎。南渡諸臣言恢復者甚多，未有如朱子之深切著明者也。

書純熙庚子封事後

庚子封事雖有恤民、正君心二條，而其實祇抑佞倖一意。佞倖抑，則民困蘇。然佞倖之所以抑，則存乎君心之正耳。斯時龍大淵已死，曾覿主扞張說，甘昇、陳源輩衷裹爲奸，葉衡自小官十

年至宰相徐本中出小使以至浙西提刑謝廓然忽賜出身除侍御史封事中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也劉度金安節周必大張燾龔茂良魏掞之等俱以諫阻遭黜錢端禮姚愈王曮徐彥通甄士昌李庚等俱以附和擢用封事中所謂所喜則擢置清顯所惡則公肆擠排是也若夫虞允文之和同梁克家之調護則封事中所謂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未嘗敢一言以斥之也至所謂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則似指首揆趙雄言之玉[illegible]

傳時拆與曾覿甘昇相結胡晉臣嘗論近習怙權帝令執政趙雄詢其人雄憚拆等乃令晉臣捨拆等指其位卑者數人以對晉臣竟外補且不獨趙也時雄爲丞相周必大參知政事曾覿之加少保醴泉觀使也制詞有敬故在尊賢之上語實出必大之手士論惜之是必大晩節亦不免媕婀封事所謂令宰相師傅盡失其職幷趙文定周文忠二人皆在其內矣乃孝宗雖大怒而終信文定文忠之調護卒以無事然則乾純間之君德相度豈末世之所能及哉

記純熙辛丑八月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

浙東之除宰相王淮之薦也淮初相問先務於楊誠齋萬里誠

齋以舉人才爲先因疏六十八人以示之而朱子爲之首其賞淮之知朱子亦不自誠齋始也先是乾道戊子崇安大飢朱子請粟於府以貸鄉人淮以直敷文閣知建陽府事命卽以此粟畱里中次年己丑復允朱子之請貸之於民南康之除候命鉛山淮時已除樞密使有書促行（答書見文集）是淮知朱子不爲不深

辛丑秋浙東大旱淮適爲右丞相淮卽浙東婺州金華人遂首薦朱子以振鄉井之灾有三善焉能聽善言一也薦舉大賢二也救恤桑梓三也奈何以袒護姻親之故遂嗾陳賈鄭丙輩力攻道學其惡亦有三焉蔽賢不恭一也庇姻虐民二也毒流士

林三也嗚呼如王季海者不可以爲戒乎

書純熙辛丑延和殿奏劄後

第一第二兩劄仍然庚子封事之意但庚子所謂正心術以立紀綱者猶專就理言之此則直攻其何腹中癥瘕之所錮藏也蓋孝宗本非昏庸之主其待曾覿龍大淵張說諸人不過欲以術馭之耳故於諸臣之攻覿淵者雖示譴罰使覿淵輩益知感恩而又懲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跋扈恐其終不能制故又時聽外廷之議論以隱折之而用陳俊卿之言出淵爲浙東總管覿爲福建總管又用劉珙之言寢召覿還之命又欲拜張說

簽書樞密院事。因張栻之言而罷。凡以控制其跋扈以爲駕馭之術而已。至於宰輔執政。賢不賢更進迭任。其用賢者。略副海內公論之所屬望。其用不賢者。取其便熟易制。是以臨御天下二十餘年。疑大臣而大臣之賢者不得以盡其忠。駕馭小人。而小人之尤者愈得以肆其惡。奏劄中發揮透切。無一語非忠鯁之所流露也。

書徽納南康軍任滿合奏稟事件狀後

本朝陸清獻公爲靈壽令。以大臣薦奉

旨行取入都。將謝事數日前。盡爲靈壽申請蠲除民累諸事。巡

撫于公報曰以謝事之時爲灾黎起見眞仁人君子愛民至意

清獻益學朱子之學者也朱子在南康二年任滿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不獲見上乃奏南康本職四事一請特旨蠲減星子縣稅勿拘對補之說一請推賞諸納粟人使民間早得爲晝之利一請被灾之郡無得復征舊欠且蠲放去年倚閣夏稅一請降敕賜白鹿洞書院額及頒賜太上御書九經注疏印本諸書以惠士子及冬十月奏事延和殿猶於奏劄中切言之其惓惓於南康也如此不獨南康也漳州之經界朱子最爲盡心其規畫纖悉畢究未得施行以嗣子喪去任宰相留

正泉人也惑於婣婭豪猾之說遂寢其事後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遂以經界不行自劾深望孝宗復能行之其惓惓於漳州也如此不獨漳州也在潭州僅三月耳及奉詔入都奏事行宮便殿極言湖南歲計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欲望聖慈特詔本路帥臣監司諸郡撙節羨養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其民又言湖南邊防全無措置欲望明詔大臣早賜處分俾所司公其相度從長區處庶爲一方永久之利又言潭州城壁剝落摧圮乞行下計度修築以爲永久不虞之備其惓惓於湖南也如此不獨湖南也浙東救荒之政幾於無復遺憾而唐仲友之虐

台民也實甚朱子既六上章劾之徒以時相之庇僅奪江西新命朱子辭免直徽猷閣奏狀辭免江西江東提刑奏狀俱言之不已深恐台民之未雪其憤者其惓惓於浙東也如此此眞仁人君子之用心矣今世郡縣諸吏視其民無關痛痒者固不足道即有一二克自樹立之人當其在任尚知黽勉及去也則遂恝之視已之歷官無異旅人之宿傳舍然而欲民之不能恝其可得乎嗟乎聞朱子之風其亦可以興起矣

記純熙丁未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純熙丁未七月朱子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符次本傳云

十四年周必大相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而行狀不以屬之益公且於益公多微詞竊譽反復攷之而知益公之果不能無疑也年譜云時上謂宰執楊萬里封事薦朱某久閒可與監司周必大相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錢穀非其所長迺有是命然則江西提點之除其原出於楊誠齋非益公薦之明矣道命錄云王丞相 淮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既相拱嘿無預詹體仁為大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因疏知名士廢不用者陳傅良而下三十三人益公雖不能用然亦多所收擢然則益公之不能用賢亦明矣朱子既見孝宗孝宗許以清要差遣兵部郎官

並非清要差遣也。劉後村云。（見所作林行知墓誌）林黃中為兵部侍郎有殊眷。而朱子亦有重名。當事皆不喜之。適二人論易相撐拄。知其皆剛而不肯相下。遂亦除朱子兵部郎官以鬥之。果以不諧皆去。又申之曰。時臺臣胡晉卿取助朱子。而益公則相也。然則當事之云。非指益公而誰哉。益公雖正人。然聯節立朝。多依違於佞倖之側。而不能振拔。兼以朱子之論奏詆近習大臣。不遺餘力。益公似因忸怩內媿之心。不免畏忌大賢之進。觀於龍大淵曾覿之遷知閤門事。張說之再除簽書樞密院事。俱以直諫被黜。後張說曾覿互薦益公。（見本傳）以牢籠之。而益公再入遂

爲曾覩草詔有敬故在尊賢之上語自是以後不聞更有骨鯁之言矣行狀於朱子之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也則曰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官時相覔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云云於九月之復召也則曰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復召云云詞婉而曲意遠而深其不滿於益公殊甚豈無故哉

又本年四月拜鴻慶敕後與劉子澄書云別集雲臺將滿方欲俟批書畢遣人宛轉致懇復求舊秩忽尤延之送敕來乃蒙

朝廷擬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聞新授御甚以爲恩。二月丁亥周必大除右丞相又七月除江卤提刑後與黃直卿書云。續集江卤除命。緣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欲與郡。上命與此。原注更有小曲折甚可疑怪。大抵此番盡出上命。或者以爲不當力辭。其說亦是。炘按此二書可與行狀相參

書紹熙戊申延和殿奏劄後

行狀云。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生平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按庚子封事貼黃云。臣比年以來。乃聞道

路之言矣謂陛下亟聞正心誠意之說臣下當進對者互相告戒以爲語忌臣雖決知其不然然竊深慮此語流傳上累聖德下惑羣聽是九年以前早有此語不待戊申入對時始要於路而告之矣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又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朱子事君之心百折不回非人言所能奪蓋猶是孟子之家法耳

書戊申延和殿奏劄三後

宋經制錢起於北宋宣和之末總制錢起於南渡紹興之中巧

立名色征求無𫕼以至於宋亡而後已朱子在南康有乞除豁經總制錢狀有報經總制錢劄子在漳州有乞蠲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有奏乞戒約州縣妄科經總制錢及除豁虛額錢數狀皆就一州一軍言之至是始痛陳其弊乞賜罷行且云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爲功而其兄聞之乃爲哭於先廟以爲作俑之禍且及子孫而不言建議者爲何人宋史陳遘傳遘經制七路治餘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遘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翁彥國仿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若有所諱而不欲斥言者鶴林

玉露云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顧亭林曰宋人諱高宗嫌名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醋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掊斂之至翁彥國為總制使仿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以迄於今為州縣大患遘之作俑如此宜其兄之哭於家廟也王荊公行新法其弟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皆知微之君子也遘之弟名適見遘本傳亦敦道名節之士惜其兄之名不可考考遘殉節中山為其叛將沙振所殺一家十七人俱遇害宋史列之忠義朱子奏劄不言其名殆為死節之臣諱之與非也顧氏炎武曰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

興始於亨伯亨伯之為此也其初特一時權宜之計而遺禍及於無窮是上得辠於藝祖太宗下得辠於生民而斷脰決腹一暝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為諒而已烏得齒於忠義哉其論偉矣然則朱子之不指其名仍為高宗之嫌名而諱之也不然虞允文有采石之大功亦一時名相也其輸歲幣羨餘之數於內帑朱子不難直斥其奸何有於一陳亨伯哉嗟乎焚孟嘗之券雖馮諼亦可稱賢鳴尼山之鼓雖冉有不能倖免後世聚斂之臣可以戒矣

書戊申十一月封事後

楊信齋曰，先生當孝宗初政，囊封陛對，皆陳恢復之義，其後乃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遂使宴安酖毒之志，日滋日長，卧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言乎，炘按恢復必有恢復之資，則實倉廩，備邊備，是也，又必有恢復之人，則選將帥，勵士卒，是也，又必中外一心，不奪以讒間游移之口，則親君子，遠小人，是也，六者一不備，何恢復之有，今觀戊申封事所陳，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認為

私財典以私人日銷月削以奉燕私之費自曾懷破祖宗舊法盡刷州縣舊欠悉行拘催懷以此取宰相而生靈受害寃痛日深政煩賦重民卒流亡則彼時內外之倉廩可知矣屯田者邊備之所以儲也封事中極論當日屯田之弊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驅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又力不能制是以欲爲之切而久不得成則彼時之邊備可知矣名將大帥雖無張魏公岳武穆劉武穆其人然草野之中豈竟乏忠勇誠慤曉習韜略之彥顧上所以求之者何如耳封事則言當日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殖私財以給朝廷之私人

私人以姓名付於貴將貴將具爲奏牘而言之謂價輸錢無異晚唐之債帥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而爲軍士者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又甚者至使妻妾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則彼時之將帥士卒可知矣往者淵覲說抃之徒更迭用事勢焰薰灼至戊申上封事時甘昇猶存侍從之臣或反出其門下謂之能覩君子而遠小人可乎此朱子不急急於言恢復而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也語錄謂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爲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爲邪旨深哉

書已酉擬上封事後

此封事雖題曰已酉擬上實非已酉所作葢在戊申之冬矣何以明之戊申冬十一月上封事之後除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說書行狀云時上有倦勤之意將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即崇政殿說書之命文集有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十六年已酉正月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崇福宫遂不果上孝宗以已丑二月朔內禪倦勤之意前一年戊申中外皆已知之是年皇太子初決庶務於議事堂朱子於崇政殿說書命下之後即草此封事欲俟光宗新政上之因道學邪氣

之論發於執政知時未必可爲故辭說書之命而果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其時己酉正月光宗尙未卽位也題曰己酉因光宗己酉二月卽位之故其實封事之擬實在前一年戊申之冬行狀所敘最爲明白

行狀所言之執政不知何所指按宋史戊申留正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三人皆賢者不應指道學爲邪氣惟留公引何澹爲御史至攻道學或者不能無疑道命錄有一條云王丞相淮罷留丞相爲次輔十六年正月與周益公必大不合擢何澹爲諫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

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太學博士沈有開爲留丞相所厚力勸以拔用知名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於朝若然則留公引用何澹之時或不能無惑於何澹之言指道學爲邪氣後因沈有開之說復引用名士於是朱子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之除及改知漳州皆留公薦之人固有先與後志趣之不同者不必盡爲留公諱也總之大臣立身持已好善必堅絶惡必嚴行政用人之閒如青天白日自不開後人以擬議之端否則稍留釁隙而物論乘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封事中修身以齊家一條深以內外之別嫡庶之分溺於情欲

牝雞司晨爲戒其後李后果以殺黃貴妃致帝驚懼成疾政事多決於后又制帝不朝重華宮以致負終天之大疚違便嬖以近忠直一條曲寫小人情狀勸帝以諸葛武侯親賢臣遠小人之言爲戒其後帝果寵任姜特立陳源楊舜卿林億年諸人雖宰臣臺諫攻之不能從封事擬於未卽位之先而弊皆立見於卽位之後然後知聖賢之訓炳若蓍龜矣

書甲寅論過宮疏後

光宗本紀載紹熙四年五月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帝嘉其志特召以本官致

仕父母皆與初品官封是光宗於臣下之孝思曲遂其情如此何獨至於壽皇而忘之其忘之者特激於羣小之譖間耳故疏中專以姦人造爲危語往來間諜爲言庶幾光宗之孝思不蔽於近習而有以勃發其初心耳斯時在朝之臣如趙汝愚陳傅良黃裳彭龜年輩諫諍不遺餘力乃疏中謂其間隙之初開羣臣不能救之於早及形迹已著往往語言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反以激怒等語不敢直斥乘輿乃諉過於匡救之不善所謂天王明聖而臣皐當誅也又光宗素欲過宮皆爲李后挾制不行而疏云今發陛下之深者中宮也

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云云。明知李后之爲祟，而反望其與嘉王大臣共成調濟之功。朱子之用心苦矣。學者察此，可以悟諫君之法。

及門婺源趙連城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十二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書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後

人主設宰輔執政臺諫侍從之臣以共理天下事凡人才之進退官方之黜陟皆公視並聽與在朝諸臣共之苟有不當宰相可以繳還詞頭知制誥可以不草詔旨凡以示天下之大公也朱子自潭州詣闕行至饒州聞以內批逐罷丞相有憂色學者問其故朱子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葢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朱子憂之及辛卯奏事行宮便

殿第一劄。卽云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啟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靈孽之萌不得作矣。蓋懲內批之弊而痛切言之。厥後閏月甲子。朱子上祧廟議。丁卯入對。賜食。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命細陳其說。上再三稱善。卽命於榻前撰數語。徑批施行。朱子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孰意他日朱子之黜去經筵。仍以內批行之哉。斯時趙忠定陳君舉劉德修樓大防鄧千里諸君子俱爭之不能得。然後知朱子先事之慮深矣。

書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後

朱子一生學問。從讀書致知入門。中間與張宣公交。又從胡五峯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已丑更定中和舊說。一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爲千古不易之則。自後教人。不越斯旨。自潭州召還時。年已六十四矣。行宮便殿所奏第二劄。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將一生辛苦得力學問。挈領提綱。一一拜獻於君父之前。蓋讀書而不循序致精居敬持志。則所讀之書。鹵莽滅裂。不過記誦典故。以爲考據

之資採掇華藻以供詞章之用其人則高視濶步佻達放曠顏氏之推所謂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至於習靜求心之士稍知爲己其人亦往往在規矩準繩之中與居敬持志相似然猶睨六經唾洟載籍欲以躐等超登而悟性天之奥將來生心害政有不可勝言者又有因習靜而致病狂如傅子淵之徒并其所守之一二規矩準繩而失之然後知朱子之學所以傳之萬世而無弊也奏劄末云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竊謂此雖爲帝王言之其實布衣韋帶之士無一

劄不當服膺勿失卽以爲他年嘉謨入告之先資也。又以此劄與隆興元年垂拱殿第一劄參看則知朱子晩年論學之語益精決。

讀乞討論喪服劄子及書奏稾後

此劄子大指欲茂陵法孝宗實行三年之喪易月以外布衣冠視朝聽政（禮志羣臣請用素紗淡黃袍巾用繒皁羅帛改用白布折上巾白布袍）一正有司黲紗淺黃之謬而當時又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後檢喪服䟽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癈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

國於祖其服如此爲之書於奏稟之後析按喪服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節下鄭注與疏所引鄭志皆謂君之祖與父未嘗爲君者君爲之服斬則羣臣從服朞若孝宗臨御天下二十七年爲子若孫者皆當服斬乃天下之通義伯父叔父與弟及嫁於諸侯之女與內外宗之女皆當服斬何況於孫鄭志云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一語可謂能破的矣朱子此奏上於紹熙五年之十月逾月而朱子去國矣茂陵本紀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有司條具典禮以聞禮志云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朱子之議也以後朝事日非羣小猖獗相

與排觝僞學禮志載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茂陵欲大祥畢更服兩月胡紘上疏言孫爲祖服已過朞矣議者欲更用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禪正宜倣古方喪之服以爲服昨來有司失之討論胡紘所奏委爲見當四月詔依所議胡紘葉翥陰詆朱子之前奏而使茂陵三年之服同於朝祥而暮歌朱子戊午荅李季章書謂憸佞之徒又飾

邪說以蔽害之指胡紘葉翥輩言之也

書祧廟議狀奏劄後

宋議祧廟有謂僖祖之廟當祧有謂僖祖之廟不當祧自北宋以至南渡爭持不已而主之者皆一時大賢君子謂僖祖之廟當祧者北宋則孫固韓維司馬光南渡則趙汝愚樓鑰陳傅良諸君子謂僖祖之廟不當祧者北宋則伊川程子南宋則晦菴朱子兩大賢是也以僖祖之廟當祧者餘稱博引不過援祖有德而宗有功之文謂僖祖並無功德可稱非偰敷五教稷粒烝民之比故必正藝祖祫祭東向之位為百世不遷之始祖始足

以報肇造區夏之功其言似覈而實非也夫禮之數易陳而其義難知也以其度數言之則僖祖之功烈不著於後世比之殷周之偰稷實非其倫以其義言之則僖祖固藝祖之高祖僖祖以上世數已不可知則即宋之始祖也藝祖膺圖受命首推僖祖而尊其廟號則藝祖之孝思可以默會一旦遽黜而祧之恐非善述善繼之子孫所敢出也是以朱子議割引中庸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

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尊之祖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可謂执禮之精義矣夫論其有功德與無功德在後世之儒者則可而在當日之子孫則不可僖祖之賢固不及后稷然爲宋之始祖與爲周之始祖無以異也藝祖之聖固不及周之文武然宋人默體藝祖之孝思與周人默體文武之孝思無以異也何必無故黜一藝祖所尊之僖祖以伸藝祖之獨尊哉且宋茂陵之時何時也中原久遭淪沒而呰窳偏安其勢岌岌不可終日一旦而黜始祖之祀其不祥莫大乎是故朱子與趙丞

相書曰相公以宗子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妄議拆祖宗之廟以快其私欲望神靈降歆衆休錫美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其言之沈痛如此惜乎以忠定之賢而不悟也

又按三代之帝王皆神明之冑如偰如稷功烈著在史策子孫推爲始祖而萬世不遷後世無有異說後世之帝王有起自閭閻者其先世往往不著然未有先世之德不足以受命永祚而子孫能崛起爲天子且傳至數百年之久者也夫以能受命永祚之祖宗天命其子孫以有天下而有天下之子孫輒薄其祖宗以爲田舍之翁何與天命一切膺圖受籙皆我身自致之可

乎。不可乎。故宋藝祖受命之初。即追尊四親廟。而首崇僖祖。追八傳而至茂陵。遂謂僖祖實無功德。其廟當祧。而獨伸藝祖祫祭東向之位。揆之藝祖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能一日安者。藝祖既不能安。而茂陵之君臣。安然行之。以爲能復三代祖有德而宗有功之典禮。是亦不可以已乎。且三代之祖宗。類有功德。而三代之子孫。亦多賢聖。後世帝王之子孫。不必盡如周公康叔之賢。而裂土分茅。賜爵錫號。無異於三代。獨靳祖宗之祀典。以爲斷自受命之主。自受命之主以上。不得推爲始祖。而世世不遷。何其厚於燕翼。而薄於肇基乎。故傳祖以上。限於無可推

而置之。義之盡也。僖祖爲有宋之始祖。其廟斷不可毀。仁之至也。朱子此劄既不行於當時。而後之人亦無細繹之者。及鄱陽馬氏作通攷。直以朱子之說爲不然。揆其命意。不過以王荊公首主此議。遂力闢荊公。而因以不韙朱子。不知荊公之爲人可議。而其言之合理者。不可議也。伊川與朱子之不以荊公爲賢可知矣。至於司馬溫公。伊川之所敬。而朱子所奉爲六先生者也。趙忠定公。及陳止齋。皆朱子之良友也。其不以荊公爲非。而以諸賢爲是者。乃公是公非之見。聖賢之用心固如是耳。如鄱陽馬氏者。非所謂好而鮮知其惡。惡而鮮知其美者哉。

又明初立德懿熙仁四廟與宋立僖順翼宣四廟無異孝宗卽位憲宗將升祔禮臣請德祖視周后稷不可祧當祧懿祖以下少詹事楊守陳獨以爲德祖竝無功德當祧而深以朱子宋時之爭爲非是且以爲宋祧僖祖以後終宋之世無復議者何考之失詳也按續文獻通考載嘉定四年三月臨安大火將及太廟詔遷神主於壽慈寺三日火息乃還太廟陳傅良上疏請以太祖之所推尊爲定以僖祖爲始祖之廟與太祖之廟皆世世亯祀其與慶元二年附和趙忠定樓宣獻之言自相矛盾豈見天之降災示懲而自悔其前言之失與又禮志載理宗紹定四

年九月京師大火延及太廟。按明自嘉靖祧德祖以後太廟亦兩被火。然則天人之感應固不爽也。太常少卿庾正復申朱子之議。請不祧僖祖。惜其言皆不見用。何得謂終宋之世遂無異議者也。

書乞修三禮劄子後

朱子義理之學。一宗濂洛。論孟精義所輯。皆濂洛諸儒之說。即章句集註。引用該博。亦宋以後居多。惟三禮之學必推漢儒。且尤尊北海鄭氏。并及唐人正義。蓋義理可以從心而悟。禮制不可以鑿空而得。鄭氏一生精力。萃於三禮。唐人古書存者尚夥。足資攷證。非後人所能及。故乞修劄子。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

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坿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家之說其後經傳通解一準此例而黃勉齋楊信齋兩大儒續編亦然朱子論儀禮曰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書討論喪禮奏稾後云禮經之文誠有闕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又嘗曰鄭康成也可謂大儒他於事事物物俱理會過又曰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其推尊先哲也如此今人才讀詩禮注疏一兩部便薄宋儒爲不足道甚者詆呵朱子人心猥濟若是士習安得不日壞風俗安得不日偷乎因讀乞修三禮劄子而慨歎書之

書經筵大學講義後

大學講義盡誠意章經一章傳六章共七章朱子進講亦七次以敘推之誠意章當是丙子晩講越二日而朱子除宮觀矣講義所列每節小注與章句盡同而微有小異每章後所列之說大致本於或問而更加明暢格致闕傳備引程子之說不列已所補傳者君父之前不敢以已之所補廁於聖經賢傳之間也誠意章作一於善而無自欺與經傳通解同然後知必自慊三字斷是朱子絶筆無疑聖經及明德新民止至善本末諸傳皆言帝王之事惟格致誠意兩章不及帝王講義解釋既畢復推

及帝王之學諄切懇摯六七百年後讀之猶令入油然生忠愛之心焉

書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後

朱子自十月辛丑十四日奉詔講大學而後越四日乙巳講又越五日庚戌講又越八日閏月戊午朔講又越二日庚申辛酉兩日連講又越十五日丙子講共講七次又越二日而朱子罷經筵除宫觀矣行狀云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宫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日月諸假故竝令早晚進講上從之則必在庚申辛酉兩日連講之前自是又十五日始講甚矣帝王勤學之難也

然朱子斯時已六十四歲又病足疾乃不以逐日早晚進講爲勞拳拳乞請如此學朱子之學者其講學進德烏可一日已哉

書乞進德劄子後

朱子受詔講大學又編次講章以進上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見講義論格物致知闕傳）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言陛下日用之間必求放心以爲之本是因君之所明以導之乃納約自牖之意也朱子十五六時見呂與叔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段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貼載中即引中庸此節而載呂氏之說且以爲臣少時讀書於此語深有省自此爲學

方有寸進。是以已之得力而勉之。乃野人獻芹之忱也。

乞進德劄子。無日月可攷。行狀云。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袠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按經筵講義。求放心之說見於論格致闕傳下講義。聖經一章。傳六章。至誠意章而止。共七章。自辛丑詔講大學而後。凡七進講。則講闕傳第五章。當在庚申早講。辛酉晚講之時。以此推之。進德劄子必上於辛酉閏十月四日以後矣。年譜敘上進德劄子於戊午朔晚講下。不如行狀之善。

朱子難進易退譜

自古行道濟世之志莫切於聖賢而難進易退之風亦莫高於聖賢孔子坐席不暇煖孟子傳食於諸侯可不謂之栖栖皇皇者乎然而孔子命駕於衛接淅於齊不稅冕於魯孟子始於梁久於齊老於客卿之位而未嘗少貶其節蓋不如是則道不伸道不伸則雖有愛君之心而所以待吾君者非堯舜之主雖有憂民之志而所以待吾民者非三代之直是豈人臣之所敢出乎而況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朱子一生誦法孔孟七十一年之間歷事四朝孝宗知之最深而不能

盡用其言且時間以小人之說趙文定周文忠胡忠簡劉忠肅諸君子薦之雖篤而不能一衷諸道甚者不免疑貳之心是以仕於外者僅九載立於朝者僅四十日至於慶元之初羣小互相排觝而朱子落職矣然而朱子身雖屈而道則伸也觀於一生之授官進秩而未嘗不辭晩年之受謗被詆而未嘗或怨古人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之風猶存於後世宋代最敦名節然未有進禮退義如朱子之盛者也輯而譜之以為後之講出處者樹之圭臬焉

高宗紹興二十九年己卯（朱子三十歲）秋八月召赴行在（陳康伯薦）辭

年譜言路有托抑排鞅以沮之者以故不就

三十二年壬午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位秋八月應詔上封事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春三月復召辭有旨趣行冬十月至行在

十一月奏事延和殿除武學博士待次

乾道元年乙酉春省劄復趣就職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

三年丁亥十二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陳俊卿劉珙薦

五月己丑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再辭秋八月省劄復趣行辭

行狀曾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曾覿去國遂力辭

六年庚寅冬十月胡銓以詩人薦召赴行在以未終喪辭

七年辛卯冬十一月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

八年壬辰夏四月有旨疾速起發再辭六月省劄催又辭

九年癸巳春三月省劄復趣行復辭并請祠五月有旨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梁克家奏先生以改秩畀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

純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改宣教郎奉祠

三年除秘書郎龔茂良薦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褒其廉退今乃冒

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祐觀。

五年差知南康軍。史浩相薦再辭者四

六年三月晦赴上。在任二年。以疾請祠者五。又因臺諫言劄子奏事非舊制。遂奏乞罷黜。文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

八年任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待次闕三月。去郡東歸。秋七月除直秘閣。以荒政修舉民無流殍以納粟人未推賞辭。是月改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以浙東薦饑。上軫宸慮。遂拜命。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

賞行遂受職名冬十二月己亥奏事延和殿十二月六日視事於西興在任九月以職事橫被中傷乞賜鐫職者一以所劾唐仲友未蒙施行乞賜罷黜者再

九年壬寅秋八月除直徽猷閣（獎賑濟之勞）先生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之民又前按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再辭改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奪唐仲友之命）先生以蹊田奪牛辭九月去任歸詔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先生以廻避祖鄉辭詔免廻避復辭冬十一月始受職名仍辭新任并請祠

十年癸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繼奉雲臺鴻慶之祠者凡五年

十四年丁未。因楊萬里封事之薦。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

十五年戊申。有旨趣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在道再辭。不允。王淮罷相。夏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癸酉。除兵部侍郎。以足疾在告。請祠。本部侍郎林栗因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遂劾先生欺慢。乙亥。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在道辭免新任。秋七月。復以足疾辭。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辭免磨勘轉官及職名。皆不允。年譜先生行。其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時葉適胡晉臣俱上章論栗。乃出栗知泉州。而先生亦主崇福宮。爲兩罷之策。九月。復召。辭受職命。行狀上悟。復召受職

名辭召命冬十月趣入對。十一月復辭。遂上封事。除主管西太乙宮

兼崇政殿說書。行狀時上將有倦勤之意為燕翼之謀。

十六年己酉春正月。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

辭職名。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卽位。夏四月復辭職名。許之。依舊直寶文

閣。降詔獎諭。秋八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以祖鄉請迴避。辭。

冬十月。詔免迴避。復辭。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冬十月。以地震及定疾不能赴錫宴自劾。

仍請祠。不允。

二年辛亥以嗣子喪請祠。三月。復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語錄先生以喪嫡子請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畍一奏不便已為病幸有是請亟欲從之夏四月去郡辭職名。秋七月復辭職名不允乃拜命。九月復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辭。不允。冬十二月復辭以經畍不行。自劾

三年壬子春二月有旨趣之任。復辭。并請補祠秋許之。冬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辭。

四月癸丑有旨趣之任。復辭。二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冬十月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年譜或傳使人自金回金問朱先生安在遂有是除辭。年譜先生以辭遠就近力辭。

五年甲寅春正月復辭。二月有旨趣之任。時洞獠侵擾屬郡。恐其滋熾。遂拜命起行。夏五月至鎮。六月孝宗升遐。光宗以疾不能執喪。先生悲慟感思。六月遂申省乞放歸田里。

秋七月光宗內禪。召赴行在奏事。丞相趙汝愚薦行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不允。九月辛卯奏事行宮便殿。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上手札不允。乃拜命。閏十月丙子御批除宮觀。明日徑以付下。除寶文閣待制與州縣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旨韓侂胄之為之也

慶元元年乙卯三辭職名十二月詔依舊秘閣修撰提舉南京
鴻慶宮
二年丙辰春二月申乞改正已受從官恩數冬十二月落職罷
祠從沈繼祖䟽也
右朱子進退之大節其梗槩如此總而計之凡有除命未嘗
不辭辭之或至三四而不已惟除武學博士待次被省劄而
即赴行在者以上年方奏事欲覲其言之行否也乃果以執
政主和議而去矣除浙東提舉聞命即赴者以浙方薦饑上
廑宸慮故也除潭州安撫使時方控辭明年春聞變即赴者

以洞猺侵擾恐益滋熾故也其餘或因言之不行而辭或因行之不盡而亦辭或因已不得其職而辭或因他人不得其職而亦辭或因小人猖獗而辭或因執政之畏憚小人而亦辭或因人之攻己而辭或因逮及其師友淵原之所自而亦辭或辭焉以觀主意之誠否或因辭焉以卜主意之堅否惻怛懇摯一一斟酌而出之具有精義非徒獨善其身已也觀其與韓尚書書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乃關風俗之盛衰然則朱子之為天下後世慮者至深遠矣以此律已以此事君以此坊民而傅伯壽行詞猶有大惡如慢小惡如偽之譏可

勝慨哉

及門婺源程　焱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十三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記朱子外任政績上

吏治原於學術。學為天下第一等學。則治亦為天下第一等治。朱子自主簿以至安撫使仕於外者僅九載。在南康二年。在浙東二年。在漳州一年。在潭州不滿三月。蓋自同安以外。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況其間畏罪懼讒。牽掣拘廹。平生之蘊積。百未能罄其什一。然其本性命為經濟。原道德為設施。一切規畫措置。正大久遠之規模。已非後世一二循吏之所

能及。嗚呼何其偉與。茲條舉件繫。臚列於左。以爲世之學古入官者法。

一美風化之政

一褒崇忠孝大節

忠臣孝子。天地之心之所寄也。世運有升降。政治有隆汙。而忠臣孝子。雖當晦盲否塞之秋。血性固結。百折不回。是天地生人之心。所以扶綱常而植人紀也。歷世既遠。遺蹟漸晦。苟遂聽其湮沒不顯。則天地之心。有時而息。而人心何所憑藉。以感動興起而奮於忠孝乎。南康軍有陳朝孝子大中大夫

司馬髙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又有唐孝子宜春縣令熊仁贍朱子未至南康郎牒學訪查又遣使祭熊仁贍之墓晉陶威公侃與建義旗康復帝室始家鄱陽後徙尋陽有遺跡在都昌縣界朱子請賜廟額以表忠義漳州高東溪先生名登爲古縣令以直言忤秦檜奪官從容州死朱子知漳州奏請於朝昭雪褒贈以旌直節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駡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死於王事

而從前未有廟貌朱子知潭州建立祠堂奉祀如法特請於
朝賜廟額曰忠義他如建昌洪氏之義門婺婦之守節皆褒
揚不遺餘力宋末死節之臣學朱子之學者居多其遺澤遠
矣

一俎豆先代名賢

先賢者士林之圭臬也或道統足以繼往聖或勳業足以澤
生民或以學術經濟著或以文章氣節顯或生於其鄉或仕
於其上其流風餘韻皆足以起衰立懦砭頑訂愚學記曰祀
先賢於西學祭法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豈徒以美報云乎

哉蓋將使後之人有所興起焉同安獻丞相名頌字子容相
元祐朝學術風節為世所稱而泉人及其族家子反不能言
朱子為簿時立其祠於學宮以示風厲周濂溪先生曾知南
康軍雖不久即去官而先生為道統先覺傳之二程世人始
得聞孔孟之道朱子知南康立祠於學以二程配張南軒為
之記又陶靖節潛劉凝之奐子道原恕李常公擇皆南康先
哲陳了翁瓘則謫居於此朱子為立五賢堂尤延之為之記
又修葺南康軍學攷訂祀典泗水侯未得從祀遂奏請登諸
祀典他如因卧龍而肖武侯之皃過潭州而祀南軒之祠遏

山仰止景行行止三復詩詞為之慨歎至於永嘉學有秦檜祠移檄毀之誅奸諛於既死與發潛德之幽光不均足以示勸懲哉

一修明禮教儀式

移風易俗莫善於禮周公六官為致太平之書而謂之周官禮蓋舍禮無以為治也禮行於朝廷而君臣正禮行於閨門而夫婦別父子親禮行於鄉黨交遊而長幼序朋友信俗吏簿書錢穀之是務不得於民則以刑繼之烏知先王以禮範民之意哉同安之在泉州一小邑耳自舊相承無昏姻之禮

里巷之民奔誘引伴相習成風其流及於士子朱子曉諭禁止仍申請政和五禮士庶昏娶儀式以憑遵守約束縣學釋奠止以人吏行事朱子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攷俾執事學生講習臨事無舛臨漳素號道院其後風俗淩薄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衰絰者朱子到郡首須禮教採古喪葬嫁娶之禮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在南康以臣民之家冠昏喪祭無頒降禮文特申請檢會政和五禮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板行下至於釋奠禮儀在南康日申請禮部頒發準禮部符下政和五禮儀式朱子參互

考訂。頗未詳備。復乞增修。事未施行。知漳州日。復列上釋奠禮式。知潭州日。復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其以禮教民之意。歷久不倦如此。

篤庠序之政

一修葺學校書院

學校爲起化之地。書院實肄業之所。士子離經辨志。於是焉習尊師親友。於是焉成考德論道。於是焉講勸善規過。於是焉。脩葺或聽其風雨摧殘。蕪蔓不治。可乎。朱子始仕同安。職兼學事。凡學殿講座齋舍。悉加整葺。後至各郡。俱然。學校之

外。又有書院。宋初江西則白鹿。湖廣則嶽麓。河南則嵩陽。應天則睢陽。所謂四大書院是也。朱子守南康。未及下車。卽牒訪白鹿故蹟。純熙六年秋雨不時。行視陂塘。並廬山而東。而得其廢址。乃屬教授楊大法。星子令王仲傑重建書院於其地。極一時之盛。嶽麓書院者。乾道中劉忠簡公帥湖南。延請張宣公主講其間。後漸陵夷。講論廢息。朱子至潭州。卽牒學官排備齋舍凡案牀榻之屬。以處肄業之士。惜朱子在潭州。未滿三月卽去。不能如白鹿之盛云。

一優增齋俸學糧

士無飢寒之患而後可以從事於詩書。古者庠序之士皆廪之於天子諸侯。宋學校有贍學錢。其遺意也。然或薄少不給。則仰事俯育之憂既深。而遜志時敏之脩必懈。非所以敬教勸學也。朱子始簿同安。與楊教授及荅陳宰書。以為州縣之贍學錢。州與縣通得用之。於是留其二以贍縣學。歸其二以與郡庠。雖以是觸李教授之怒而不顧。後知南康。未及下車。即牒軍學教授從長相度。合如何增添贍學錢糧。以惠多士。又置田於白鹿書院。以養學者。至安撫潭州。不過三月耳。其措置嶽麓書院。於本州贍學料次錢及書院學糧內通融支

給又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其所以優給之者蓋不徒教之誨之而又飲之食之矣

一儲庋經史書籍

聖賢之道統存乎經古今之治法備於史雖有生知之質不能憑空而悟理義逞臆而談治亂也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詩書執禮終身雅言是孔子之攷經也見郯子而問官修春秋於魯史是孔子之攷史也孟子長於詩書善明春秋之義凡七篇所發明皆尼山之家法後世頓悟之學以讀

書爲支離。而學術大壞。然而窮鄉僻壤之士。無力購書。安得鄰架曹倉。戶戶而資之講習哉。因以知古人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之制。爲最備也。朱子紹興二十四年至同安。二十五年正月。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言於連帥方公。願標府中所有書以歸。俾學者得肄業焉。公即日屬工官櫝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又料簡學中舊存書可讀者。二百九十一卷。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三十六卷。統建經史閣藏之。知南康日。復建白鹿洞書院。奏乞賜書院敕額。及太上皇帝御書石經板本九經注疏。并徧求江西諸郡文字藏之。每休沐輒一至。諸

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紹興庚戌四月到漳州八月刻四經
四子書於郡斋以告於先聖各為說繫於後以曉世之學者
其沾溉後學之澤何其深與後世學官皆有官書博士東置
不觀徒飽蠹魚否則竊載以歸或任其散佚而不以為意可
勝慨哉

一揭示為學教條

自功令以科舉取士士之讀書者知為制舉之業而已其於
古聖所以教人為學之意固未之有省也即有一二高明之
士不同沈溺於制舉之間又或役志於虛無濡首於詁訓求

之徹堅去之愈遠世無先覺後生小子欲聞古聖爲學之規模不謬於歧途不迷於正執其孰從而聞之朱子於同安諭學者諭諸職事於白鹿洞策問諸生詳哉其明示之而取精者在白鹿洞書院之教條其論爲教之目五曰父子有親曰君臣有義曰夫婦有別曰長幼有序曰朋友有信爲學之目五曰博學之曰審問之曰愼思之曰明辨之曰篤行之修身之目二曰言忠信行篤敬曰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處事之目二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曰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目二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會萃六經四書

古聖所以教人爲學之旨一一皆有等級之可循譬如星之有斗焉學者辨方正位雖深宵之昏黑總可不誤於方向也又譬如射之有的焉學者操弓挾矢雖僕道有遠近總可不昧於正鵠也嗚呼至矣

一躬親講習討論

鄱陽馬氏曰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

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矣朱子始仕同安職兼學事士子狃於故習食已則去朱子爲文勸諭之躬自督責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士風爲之一變及知南康四五日一至學宮爲諸生講說荅呂東萊書云學中略爲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御止是令校官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略爲發明是也漳州亦時詣學校訓誘諸生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後安撫湖南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坐席至不能容朱子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

講論隨問而荅略無倦色多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周禮吏以治得民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朱子可謂兼之矣

一敦聘賢士表率

學記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孔子謂好與勝己者處如入芝蘭之室好與不若己者處如入鮑魚之肆其言豈不深切著明哉朱子在同安訪得本縣進士徐應中留心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資樸茂操履堅懿申縣敦請赴學待以賓客之禮使諸生有所矜式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流俗舉為直

學率勵生徒在臨漳採訪鄉評知黃知錄標恬退之風足爲士子圭臬遂延請到學文聘一時名士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陳純永嘉徐寓七人入學士胥爲之一變至漳州之請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南康之請陸子壽升講皆此意也

一簡黜不肖示儆

學記曰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

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屛之遠方終身不齒蓋古人立制如此之嚴也後世學校之政務尚寬容而敗類之士漸爲庠序之患矣朱子在同安屛弟子員告先聖文曰所領弟子員有某某者乃爲佻慝之行以溷有司某竊自惟身不行道無以率礪使至於此又不能蚤正刑辟以彈治之則是德刑兩弛而士之不率教者終無禁也是用告於先聖恥以明刑在臨漳責張教授云教授分教一邦責任不爲不重今御客許多無行之人在學秖請官錢寡廉鮮恥雖能文何用某雖不肖

深爲諸君恥之在潭州至嶽麓書院抽籤子請兩士人講大學語意皆不分明朱子遽止之乃諭諸生曰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爲科舉計某自到官甚欲與諸公相與講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請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說反不如州學又安用此贅疣明日煩教授諸職事共商量一規程將來參定發下兩學共講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聽其所之學校本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豈有固而留之之理學記所謂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朱子之謂與

惠閭閻之政

一清釐經界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今雖非古昔井地之制而田畝大小固有一定之經界經界不正則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為豪宗大族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取不應得之財以足歲計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詳與留丞相劄子 朱子為同安簿已知其害

厥後有請行於泉漳汀三州者紹熙元年四月朱子既至漳州適與初意合即加訪問講求纖悉畢究以至弓量簿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具申諸司以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不得其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慮一以申諸司而寄公豪右多為異說以沮之泉州顏尚書亦操兩可之見於是詔先行於漳州一郡二年正月始奉省劄朱子申轉運司云經界之事須於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今正月已是耕務乞許俟七月一日行差十月一日打量及冬而畢而二月即以嗣子喪去任矣冬十月漳州進士

吳禹謨其攝人詔竊其事然仁政必以經界為始朱子之論即孟子之說固不得而廢也

一興脩水利

溝洫廢而西北之水利失東南本不宜於溝洫窪下之田多藉梗岸高仰之田全賴陂塘皆於秋冬無事之時培築疏濬庶幾備豫無患若俟旱澇以求之則晚矣朱子於漳州於南康於浙東無不諄諄以水利為念南康濱臨大江陂塘之外尤重埂岸故有勸築埂岸之諭浙東提舉之除專倚朱子以救荒之事讀朱子奏救荒畫一事件狀有云臣契勘本路水

利。極有廢壞去處。亦有全未興創去處。欲候將來給到錢物。即令逐州計度顧募作役。後朝廷給降錢到撥一萬貫付黃巖縣興修水利。又撥一萬貫付明州定海縣興修水利。惜朱子即於是年九月去任。未得為浙東各郡興永遠無窮之利也。

一勸課農桑

農桑者。衣食之原也。西北多惰農。而亦不務蠶織。宋自南渡後。士大夫盡力東南。而農桑之利遂溥。然民勤惰亦復不一。且不宜桑之地頗多。朱子起自田間。習知民事。南康臨漳。勸

農之文長篇瑣語娓娓不倦又恐具文無益春初親至外郊躬行阡陌督責不遺餘力漳州頗不宜桑朱子以為栽植得法無不茂豫其須示種桑之法冬月於外路多買桑秧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間深開窠窟多用糞壤栽種待其稍長即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年之後必見其利諭之今嘉湖善種桑者其言皆與朱子合又取王文林種桑之法刊刻佈勸其用心之勤如此

一蠲減賦額

陸宜公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

傷。而困不凋瘵蹶拔矣。自古未有勤恤民隱而國不興者。未有忽視民瘼而國不亡者。然民之情。不能自言於天子也。民牧可以代言之。至民牧不為之言。累日以深。困日以甚。愁苦寃抑之氣。干天和則為荒札。激衆怒則為兵戎。故為閭閻寬一分民力者。即為國家培一分元氣。此中消息。非知微之仁人。孰能明之。南康星子縣。因兵亂民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加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不能供輸。則復逃離轉徙。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為子孫長久之計。朱子乞蠲減稅錢。至再至三。而後獲命。都昌縣木炭。自來只用本

色備船裝載赴監送納自紹興二十四年提點韓賢文任內稽遲懼罪自行供認每秤納價錢二百六十文省民以大困朱子凡三上木炭利害劄子而後木炭價錢特與蠲減又知漳州奏將諸州縣所認折茶錢罷科荔枝龍眼乾錢抱認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及近年通判趙不敵所增經總制無額錢特賜蠲減行狀所云減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是也至於[illegible]頁救荒以外如監酒課錢紹興和買歲額台州丁絹錢無不一一爲之籌畫蠲減陳請不一而足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其斯之謂與

一省察繇役

民役於官民之分也用之以時而使之有節易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夫亦何病之有宋南渡後之役法不勝其病蓋時之重役莫如耆長戶長管幹鄉村盜賊鬥毆烟火橋道公事則耆長主之催納稅租則戶長主之其初皆有雇錢後裁充經總制錢州縣無錢可雇遂一歸於保正保長無祿之人無賴游手一充其役既無雇錢不復可繩以法而民不勝其害朱子申尚書省差役利害狀諄諄以復耆戶長雇錢爲請未見施行後朝廷準布衣楊權所請結立義役行下州郡朱

子既論其不便於民者凡四而又以紹興山陰縣見行義役簡直易行無他弊病奏請畫降指揮苦口血衷眞不憚爲勞纔請命矣

一措置社倉

古者藏富於民耕三餘一耕九餘三是以年有凶荒而民無餓殍社倉起於隋唐即周禮縣都委積之意宋世已不復存常平義倉掌於官吏有名無實朱子所居崇安縣開耀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或相强奪朱子嘗帥鄉人置社倉賑貸立法詳備民以爲便辛丑奏事延和殿乞推行

之得旨。部行社倉於諸郡。其時紹興府會稽縣鄉官嘉興主簿諸葛修職。即乞官米置倉給貸。台州司戶王廸功。衢州龍游縣袁承節等。又各出本家米穀置倉。純熙丙午。陸文安公在敕局。編社倉法。於廣賑恤門。梭山先生做而置之於青田。他如婺州之金華。建陽之長灘。大關。邵武之光澤。常州之宜興。南城之吳氏。莫不聞朱子之風而興起。今近七百年。奉行遍於天下。又或不免滋弊。於是豐備積穀諸名。相繼而起。而其實皆無能越乎朱子之範圍也。

一不留訟獄

訟獄之繁。固由於民心之薄。亦由上無勸導之實。民遂譸張爲幻。肆無忌憚。其不能清訟之源者。已如此。至於一訟到官遷延拖沓。或經年累月而不能結。譸張之外。復生譸張。其不能弭訟之流者。又如此。毋怪乎訟獄之日繁也。朱子躬行示化。訓誨所及。皆足以革民之心。其源固已清矣。而聽斷之勤。從不留獄。答陳明仲書云。某在同安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間。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此最弊之大者。葉賀孫錄云。某在漳州爲守。一日詞訴。一日著到。如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者。一齊都要

了。紀綱既立。都自無事。在南康與張宣公書云。詞訟减十之七八。今或至竟日無訟。嗚呼。誰非長民者。而忍聽民之紛紛不已乎。

一須示古訓

不教而殺。謂之虐。小民平日不聞先聖之格言。古賢之名訓。以致陷於罪戾。有司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朱子本身示訓。其教令所及。反覆諄摯。無微不入。又念愚民無知。往往持誦佛號。無益於身。於是揭示孝經庶人一章。句解字釋。令百姓早晚解說。勝念梵經。又揭示古靈先生陳公勸諭文。詳加詮說。

令同保之人互相勸戒其視窮村僻野之愚民皆可進之以
學問之道與明師慈父之誨其子弟無異嗚呼仁哉

一敦重倫紀

人倫有五而父子兄弟夫婦三者尤閨門起化之原習俗偷
薄至於父子別籍異財親死不爲喪經又惑於風水之說停
喪久厝而父子之道苦矣兄弟以財產之故致形爭訟而兄
弟之道衰矣夫婦判合別嫌明微故媒妁聘問禮律甚嚴至
於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不待媒聘而婚相牽誘而夫婦之
防弁矣朱子於進士呂渭夫之狀建昌縣劉琉兄弟都昌縣

陳由仁兄弟爭產之案。潭州夫婦管顧逃叛之俗。一一開諭曉示。懇惻慈祥。昔呂伯恭書云。郡事比亦甚簡靜。戒令勸率民間亦冐相信。如衆行別籍異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初恐未必從令。不意其能爾。然後知大賢之澤深矣

一屛黜異端

異端之教。蠱惑愚民。亦由平日官長無禮義之訓。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小民迷惑僭亂。無所適從。遂相與創而歸之。其由來非一日也。有如男女以修道爲名。私創道院。終身怨曠。以禮佛導經爲名。聚集男女。晝夜混雜。以禳災祈福爲名。歛

掠錢物裝弄傀儡此彝倫所以日斁而怪邪之學所以日多也朱子反覆譬解以曉愚俗隣漳之間俗以大變陳安卿云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爲之屛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視斂戢而不敢輒擧良家子女從空門者或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孰謂舊染之不可更革哉

一懲治豪右

甚矣小民之苦也既困於有司復困於豪右有司之困易一有司困或有時而減豪右之困則鄉井里閭之間若將終身且及其子孫焉然豪右不畏天理不畏王法而未嘗不畏有司故愛民之賢有司必先自能治豪右如朱子初仕同安見

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肎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家計狼狽之人皆一一爲之申理漳州之請行經界專爲挫抑豪右之兼并也卒爲豪右之所沮可勝歎哉其在南康視民如傷凡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荅黃教授書云示前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某餧飼虎狼保全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忌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爲也提舉浙東時劾金華豪戶朱熙績結托權貴不伏賑糶貧乏之人戶俞九金二等哀訴屬實乞重賜黜責以爲豪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一時無不稱快語類載朱子南康臨罷有豪家子弟躍馬於市損人家小兒命杖之譙樓下劉子

證不以為然。因為講西銘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一段。可見朱子之不畏彊禦。皆其不侮鰥寡不虐無告之心所流露者也。

一緝捕盜賊

盜賊之起。由於衣食之不足。化導之不脩也。朱子歷任九載。雖南康浙東之阜。罕聞盜賊。固教養之素具。亦預防緝孫之有方也。語類載葉賀孫錄。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為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

及門婺源胡紹寅校字